

杨花魔王

(台湾) 雪燕著

中



黄山书社

掐花魔王

中

雪燕作品专辑之四——

黄山书社

第十章

广陵力战尸魔阵

陈广陵走到那赌骰子的架旁，只见那梁宇现在的脸色要比刚刚女多了，大概是又赢回了钱，他心中暗道：“别得意，待会儿要你输个，陈。”

只见端详了一会儿痛快广陵觉得三个骰子太麻烦，赌不如只赌一个骰子比大小来得轻松。

陈广陵进入堆中，向那做庄的人说道：“喂”做庄的老兄，可不可以赌一个骰子的。”

此话一出，惹得哄堂大笑，那些人还以为陈广陵是个生手，不会赌博还想赌。

那做庄的大汗叫道：“你不会赌，就赶紧回家吧，省得在这儿遭人嫌。”

陈广陵叹了一口气道：“唉，既然人家不让我赌，也不好回家了，”话毕，陈广陵故意不小心掉出一大叠票，每一两都是一百两以上的银票，他还特意让一张五百两的银票，正好落在赌桌上，让那做庄的大汗看得一清二楚。

然后，陈广陵再一张一张地把银票收回怀里，作势要转

身离开赌场。

“慢着，慢着，这位大哥请留步。”

那做庄的大汗一把拉住陈广陵，必恭必敬地陪笑道：

“这位大爷，怎么不玩玩再走。”

陈广陵道：“不是说不能玩一个骰子的吗？”

那做庄大汗赶紧打了一下自己耳光，然后笑着对陈广陵说道：“说不能玩一个骰子，就刺了他的皮。”

做庄的大汗识献地媚地笑道：“当然可以了，大爷你要于玩什么都行。”

陈广陵那会声知道开赌场的人最势利了，有钱的是大爷，没钱的把你当野狗一世踢开。

再回到赌凳上，陈广陵问那做庄的大汗道、“现在我们要怎么玩？”

做庄的大汗道：“随大爷你高兴，爱怎么玩都行。”

陈广陵搔搔头道、“玩比大的好了。”

做庄的大汗陪笑道：“好！好！就玩比大的。”

话完，又对那些原来在赌桌上的客人道：“对不起，各位让让，麻烦到别的凳上去玩好吗？”

让让！让让。

各位赌客也干脆不赌了，在一旁看热闹。

大多数的人都抱著好看戏的态度，他们都认为陵广陵这下非输光不可。

他也乐得装成冤大头的模样，叫大家看个够，准备玩儿

演齿好戏，当然是十分精采又难得一见的好。

刚开始，陈广陵根本只是赠便玩玩，所以虽然是输钱，但是玩个十次，还能赢个一，两次。

然而，陈广陵每次下注都是一百两。没有多长已经偷了快三千两了。

陈广陵看时机也差不多了，于是暗中连劲于右手之上准备再度使用一指禅了。

那庄家大喝一停：“开！”

“又是六点！”群众又是一阴惊呼。

他一看庄家六点，干脆就一随便一甩。

“哗！二点”那些观赌的人不免幸灾乐祸。

陈广陵很大方地再拿出一张银票给庄家。那庄家笑嘻嘻地接过，道声谢。

又拿起了骰子正待摇下——

陈广陵喊停，说道：“这样太麻烦了，干脆就拿个碗来，直接将骰子扔在碗里就好了。”

那做庄的大汉那会大答应，眉开眼笑地话道：“好！好！大爷你说什么都好。”

于是，命令人去拿了一个大碗来！摆在赌桌上。继续和陈广陵赌下去。

输些庄家了，庄家拿起了骰子，往碗里一扔，只见那骰子晃呀晃的，最后停下来——

“哗！三点！”围赌的人都异口同声。

庄家三点，那么陈广陵赢的机会就大多了。

陈广陵拿起了骰子就往里一扔，同时陈广陵故意掏掏鼻子。

于是就在那骰子快停的时候，看样子可能是四点了，然后陈广陵的右手食指轻轻一弹，很轻很轻地，他只用了一成不到的功力，那骰子就再翻了一下——

“哇！哇！一点！一点了！”这下那些围观的人叫得更大了。

他又输了，庄家三点，陈广陵却只有一点。

那些围观的人，心里一直好笑陈广陵这个冤则头，输得可真够惨了。

陈广陵也装作一付很气的样子，其实心里也在好笑不已，待会儿如有好戏看了。

又玩了半个多时辰，陈广陵摸摸口袋，喊道：“只剩下最后一张了。”

此话一出，那些围观的人都希望陈广陵连最薄的一张票都输光才好。那做庄的大汉，更是阿谀地笑道：“这位大爷‘赌赌气啦，有头有尾，说不定你会把刚刚输的全部赢回来。”

他那里不明白那庄家的心意，于意故意装作一付即想赌不敢的为难表情，说道：

“只剩下最后一张了……。”

接著，一咬牙，陈广陵下心地吧银票掏出来放在桌上

那庄家冷笑连连“拿起骰子往碗里一抚！

“五点！”群众大喊，这下陈广陵如果不掷个六点，就要连身上最后的一张银票也要输光了。

这时陈广陵突然扯了一旁观看的梁宇说道：“这位老兄，你帮我掷吧！”

梁宇惊道：

“我？你要我帮你掷？笑话！”

陈广陵硬是扯著小康康的哥哥，也就是梁宇，硬要梁宇替他掷，他对梁宇说道：

“这位老兄，我看一挺福相的，你帮掷吧！最多赢了我分求一半。”

梁宇道：“万一输了？”

陈广陵道：“输了也不原你，就算我倒楣了。”

梁宇还要犹豫，但是旁观围赌的人一再催促他快掷。

梁宇拿起骰子了，再问陈广陵一句：“输了，真的不关我的事？”

陈广陵点头道：“放心，你代我掷就是了。”

于是，梁宇拿起了骰子，就往碗里一扔，而这同时陈广陵也再聚集功力于右手，准备再用一指禅了。

骰子转了转，那些围观的赌客的心也跟著转了转的紧张不已，大家屏气凝神，不又声。

骰子停下来了——

六点！老天，忽然是六点！陈广陵终于赢回一把了当然，

没有人知道这是陈的杰作。

陈广陵对梁宇道：

“老兄，你真是好手知，一出手就是六点。”话完，陈广陵拿了一张银票分给梁宇，对梁宇道：

“你再帮我掷一次看看，说不寂会再赢一次。”

梁宇有了一次甜头，鼓足了勇气，再与庄家赌下去，这下陈广陵不断地在暗中动手，用一指禅帮助梁宇赢没。有多长，不但把陈广陵原先输的钱全部赢回来，还净赢了不少白花花的银子。

陈广陵眼看著时机差不多了，那输银的庄家也开始眼红了。于是，陈广陵故意输了几次以后，对梁宇说道：“吆！玩了这么长，有点累了，你帮赢了不少银子，我请你去吃二杯，”走！”

梁宇本来食髓知味，想继续赌下去。但是陈广陵硬把梁宇扯出赌场外，果真要去吃酒庆祝一样。

陈广陵同梁宇到一家外表豪华的客店，正想前往大吃一杯之际，突然有几个横眉怒眼的粗壮大汉，倏地从旁窜了出来，把他们团团围住。

梁宇道：

“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那为首的大汉张著嗓门喊道：“小子，耍老千还敢耍到大爷的地盘头上来，我看你们是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

陈广陵早料到赌场的人不会善罢干休的，而他也正想希望赌场的人来这一招，自己才能借机教训梁宇这招小子。

梁宇犹不知情地问道：

“这位兄台，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为首的大汉哼一声道：

“你不懂？哼！妈的与我来这一套！”

话完，一挥均就给梁宇一记又重又重耳光，打得梁宇一明是血，在地下翻了好几个滚。

一旁的陈广陵赶紧扶起了梁宇，心中偷偷窃笑，却又故作关切地问道：

“你要不要紧？”

梁宇痛得脸上一阵苍白，说不出话来。

那群赌场的大汉哄笑不已，其中的一名脸上有块疤的粗壮大汉，抽出一把把刀逼梁宇道：

“小子，聪明的话，快把刚刚赢走的银子交出来，否则你要损失一只耳朵了。”

梁宇这才晓这些满脸横肉的大汉是赌场派来的打手，为的就是要抢回自己身上的银子。

梁宇好不容易赢了钱，又怎舍得乖乖地任人宰割，一气这定也不甘示弱地回道：

“嗯！原来你们是赌场的人，怎么？不准别人赢银子是不是？”

那为首的大汉不管三七二十一，脚一踹直踹得梁宇包

冷著肚子，脸青白，半无说不出话来。

那为首的大汉不耐烦地道：

“小子！再不乖乖地交出来，老子我一刀送你上面天。”

陈广陵强忍著笑，对梁宇说道：“我看我们还是将银票交给他们，生命要紧了！”

梁宇也只有把身上的银票掏出来，尽管他是多么地不甘心，对主一把抢过来之际，又不忘再给梁宇一脚，

那大汉点一点确和没有不对后，才冷冷地叱道：“小子，以后招子放亮点，否则你便没有今天这般的连气了。”

话完，神气地一摆手，一群人便这么豪无忌惮地扬长而去。

陈广陵扶起了梁宇道：“你还挺得住吗？”

梁宇咬牙哼声道：“去他娘的狗屁蛋，打人又劫财，天底下有等蛮横的野人，部定不得好死，好的。”

陈广陵心中窃笑，却表面装成一付忿怒的气愤愤模样道：“这样好了，我们回家去拿银子，我们再去赌坊好好赌一赌，劳他们血本无归，好出出胸中这口乌气，你等著兔鸣话完，陈广陵作势就要离去。

梁宇急行说道：“老兄，别再赌了。”

“为什么？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

梁宇擦擦咀角的血，说道：

“别傻子，再赌也不会有好下场的，想想，你就是”得再多，最后还不是一样被他们强抢回去，没有用的。赢

“那咱们就这么算了么？”

梁宇罢头道：

“经过这一次教训，我已经学乖了，“赌”最是害人百害而无一益，做人最要紧的就是要守本份。”

陈广陵心中暗道：

“你能早这么想就好了，刚才也不会白吃了那么多老头。”

陈广陵就是要借赎场的打手来教训梁宇，凡事切不可包投机之心理，否则最后后悔的一定是自己。

梁宇突然道：“唉，糟了！”

陈广陵问道：

“怎么”又有什么事？”

梁宇道：“刚刚顾着高兴要去喝酒我小弟不见了糟了。”

陈广陵心里暗骂这梁宇王八蛋，现在才想到弟弟不见了，当初还将小康康买药的钱去赎。

陈广陵安慰宇道：

“老兄，别急，你先回家看看，说不定你弟弟已经回家了。”

“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对了，那兄台你呢？”

陈广陵笑道：“我也只有回家了，到现在我真明白一件事。”

“嗯，什么事？”

“赌是万恶渊数，占不得的。我打算回去，做个王当的生

意。”

梁宇陪笑道：“那小第不送了，后用有期。”

望者梁宇那一跛一跛的背影，陈广陵心里十分快慰。希望梁宇能真正重新做人，自己的苦心就算没有白费了，

拍拍身上的尖土，陈广陵决定再返回福安赌坊，一来把刚刚被夺回去的银票连本带利再要回来，二来是看看八臂神煞杨怒祥赎得怎么样了。

×

×

×

陈广陵前脚才踏进‘安赌坊的大门，就看到杨怒祥一脸猪肝色地走了丑来，看来事情好象不太好！

怎么搞的？老兄，一脸不高兴。

杨怒没好气地应道：

“别提了，老兄。”

陈广陵问道：“究研怎么回事？”

“唉，银子全输光了。”

陈广陵听得一怔，轻声说道：“这么快就输光了？比我古计的时间早多了……”

杨怒祥不悦地道：“老弟，你说什么？”

陈广陵发影自己说漏了咀，急忙摆头笑著解释道：“老兄，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说你本来应该赢和，怎么反而输了呢？”

杨怒祥解释道：“开始我是赢了少少，赢来的银子堆得

象小山一样高。”

“后来呢？”

“后来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我看他还蛮嫩的，可他好象是赌神下凡一样，无论我怎么玩还是输给他，最后我身上的银子都输光了，唉！真他妈的倒楣！”

“嗯！有这么厉害的人？我倒要瞧瞧看是何方神圣，他叫什么名字？”

杨怒祥丧著脸道：

“老弟你这可把我问倒了，我当时输得那么惨，还管他叫什么名子，对了，我刚刚输的那么惨，你也不过来帮我，你究研在搞什么鬼？”

“你先别管我去那里“你先回答我，你真的把身上的银子全输光了？”

陈广陵希望杨怒祥不要把五彩麒麟也输给了那年轻人，否则自己的苦心都付诸东流了。

那知杨怒祥的回答是“唉，真的输光了，老兄有必要骗你吗？”

接著杨怒祥唉了声气，心有不甘地道：“更惨的是我我连五彩麒麟都输给了人家。”

陈广陵差点看晕过去，犹不该相信地叫道：“什么，连五彩麒麟都输了！无呢！”

杨怒祥不知道陈广陵是因为得不到五彩王麒麟而难过，他还以为陈广陵是在责备自己不该把五彩玉麒麟也输别人

所以安静地站在一边不接腔回话。

陈广陵叫了一声，不管他妈的三七二十一，拉起了杨怒祥就往赌坊里去。

杨怒祥一愕，再加上陈广陵那付气急败坏的模样，他以为陈广陵要去把五彩玉麒麟夺回来，急忙道：“老弟，原赌服输，输了就算了，不要去夺好不好！”

陈广陵气道：“竟说要用夺的？”

“那……那你要如何？”

“那！那！那什么！那浑蛋赢了你的银子，我去帮你赢候来啦，走吗！”话完，又变把杨怒祥硬拖进去。

杨怒祥道：“没用的。”

“怎么会没用？放心好了，这下我要把那浑蛋赢光，走！”

陈广陵无论如何也要把五彩玉麒麟赢回来，不管对方是千王也好赌王也好，遇到自好的一指禅也只有臣服的份了。

杨怒祥慢吞吞地应道：“那年轻人赢走了五彩玉麒麟后来就走了。”

陈广陵急道：“走了。”

杨怒祥不好意思地点头已：“走了。”

陈广陵只觉得全身血脉债张，头痛欲裂是地难过。开彩玉麒麟这么去了，当初花的心血都白费。他现在只想咬人，咬那呆头鹅——八臂神煞杨怒向。

“老兄，你没事骂？”

陈广陵只好苦笑道：“没事！”

“老”，你也别难过了，就当是破质消灾鸣。”

陈广陵不得不大骂出来：“破财消灾，消你妈的头！

然而又能如何呢？人都走了，五彩玉麒麟又怎能要的回
来呢？陈广陵心中痛苦倒眉，看来今天真是不吉祥的日子，
连被福安赌坊夺走的那些银票，他也懒得再去要回来了。

世事多变，陈广陵想也没想到赢走了五彩玉麟人的麒
竟会是落崖未死的高秋。

陈广陵解笑着道：“走了就算了，我们兄哥俩去好好吃
一杯，解苦闷气。”

“好！够爽快，吃完了酒，老哥哥带你去找漂亮的姑娘消
消火。”

陈广陵没想到连杨怒祥也跟高秋那小子一样好色，叹
了口气道：“跟老哥哥高兴骂。”

杨怒祥拉著陈广陵喝酒去了。

八臂神煞杨怒祥真是个好心人，输了五彩玉麒麟的事一
下就忘得干干净净，一点也没注意到广陵那付苦丧著脸。

×

×

×

天色已亮，睡相著实不很雅观的杨怒祥，此刻正鼾声大
作，咀巴念念有词，不晓得又在作什么日梦了。

陈广陵竟在一边出神地思忖著：还有二天就是天下英
雄比度大会了，奸险的忆中太郎，不晓得又搞什么花招来而

玫瑰种高秋也不知去向，没有他们的帮忙，若光凭自己的一指禅，一定不是忆中太郎的对手，那后果可就大大的不好了。

陈广陵还不知道忆中太郎虽然没有了七色海棠，可是他依然有办法炼成尸魔大法这个秘密。这秘密连佳那丸子也没有跟陈广陵提起。

玫瑰虽然知道这个秘密，但她自己都自身难保，又怎能告知陈广陵呢？”

正当陈广陵想得丑神的当儿，却听到那杨怒祥喃喃自语道：道：

“小桃花，不要走，小桃花，不要走，小桃花过来让大爷亲一个，嗯！好香……”

一著说著，一边还作势要亲人的模样，啧啧！啧啧！亲个不停。

“小桃花？”陈广陵一想，恍然大悟道：“原来是昨夜那个卖身女子。”真是有够恶心，那名唤小桃花的女子长得高头大马，一付母夜叉的模样，竟然还叫做小桃花。唉！那种女人只有杨怒祥这宝贝蛋会是上眼。

“噗通”一声巨响，杨怒祥整个人竟掉下床来，广陈陵忍不住笑了出来。

八臂神煞不好意思地爬起来，打打土笑道：“真不好意思，让你看到我这付丑态。”

“没关系，你还在想你的小桃花啊？”

杨怒祥红着脸道：“说起来真不好意思，那小桃花真是温柔体贴，我许多没有碰到这么好的姑娘了。”

听他这番话，陈广陵只觉得肚内一阵翻搅，昨夜的饭菜都有点忍不住想吐出来。

陈广陵换了部话题，一本正经对杨怒祥道：“老哥哥待会儿我便要与你道别了。”

杨怒祥道：“为什么？莫非你嫌老哥哥是个累赘？”

陈广陵忙着解释道：“老哥哥，你误会了，小弟绝无此意！”

杨怒祥道：“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你非给我说清楚不可。”

陈广陵道：“唉，这叫我怎么说呢？”

杨怒祥以为陈广陵是看不起自己，怒道：“老弟，你如看不起我大可明讲，我识趣得很，不会赖着你不走，你真说好了。”

看着杨怒祥那付牛脾气，陈广陵知道知不说明原委，他是不会相信的。

于是，陈广陵道：“老哥哥，后天就是英雄大会了，我要去阻止金箭使者的阴谋，这是很危险的。”

杨怒祥道：“原来是这回事，老弟，你的身手不凡，干嘛担心呢？更何况有老哥哥我陪你一道去，放心好了没事的”

陈广陵吁口气道：“老哥哥，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金箭使者武功奇高，我不是他的对手，就算加上你，